



棠陰比事

中

中村進午文庫

文庫 5

1510

2



所屬 HK
中村健文庫
番 3018
小 2

所屬 HBS
部門 I
番 48

法
文庫 5
1510
2

2

昭和五年一月十六日
中村本天氏 贈

昭和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字部研究室より移管

崇陰比事卷中

留村進博士記念圖書

杜鎬毀像 次翁戮男

四年六月二日
仲楚乙氏 贈

中村本天氏

東京大学
文学部
国文学研究會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
像為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
鎬音浩尚幼聞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
可以比也兄甚奇之遂以此為斷見本傳

鄭克曰按荀子言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
以類舉此以類舉者也若夫黃霸戮奸男
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鹿音鹿
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

門 2
函 22
號 8

早稻田大学
圖書館藏書

黃霸字次翁漢宣帝時為丞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二子乃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霸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其三男以子還母

傳令鞭絲 李惠擊益

宋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有賣糖賣針兩家老母爭絲一團訴之季珪季珪令掛絲於柱鞭之有少鐵屑焉乃罰賣糖者出南史本傳

後魏李惠仕為雍州刺史有負薪負益者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謂州吏曰此羊皮

可榜知其主群下嘿作默然惠令置羊皮於席

上以杖擊之見少許益屑先結切使爭者視

之負薪者乃伏罪出北史本傳

鄭克曰按傅琰鞭絲事異理同皆以物為

證者也

楊牧咎巫 薛向執賈音古

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歸其兄慶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是弟為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楊氏託鬼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

楚各自款服崇疑其非實乃遣二人偽從外
來詣慶賓曰某住在北州有一人夜過寄宿
云是流兵背役人解思安欲送之官苦求見
免且謂有兄慶賓見住揚州君脫矜憫為往
告報須重相酬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未
晚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
崇乃攝而問之即自引服數日間思安亦為
入縛至崇答女巫一百遂釋蓋等出北史李傳
鄭克曰按此亦察其面之色款之辭事之
情而疑其誣報者也但用譎釣愿以驗誣
告為異耳然所以給而驗之者欲釋誣物
之寃也

樞密薛向初為京兆府司戶兼監商稅有賈
音胡過稅務出銀二篋書其上曰樞密使遺
涇原都監向曰此決偽也安有大臣餉音向饋也
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府治之果伏其誣

見呂大防所撰墓誌

程戡仇門 仲游帥字

程戡宣徽知處州民有積為仇者一日諸子
私謂其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

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訴于官仇者不能自明而戡音甚疑之僚屬皆言理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耶乃親劾治具得本謀出王珪所撰墓誌

畢仲游為河東提刑丞相韓縝音軫出鎮太原其家奴胡童自陳有卒剽劫其衣服於黃堂之側公怒以付吏將黥配之仲游謂小童衣服戡音鮮薄而剽剽劫也掠於大帥故相之宇下似非人情易吏按治其誣乃率見陳恪所

鄭克曰按誣有難知者有易知者智不足則有所惑而於難知者不能辨矣勇不足則有所懼而於易知者不敢辨矣苟不能辨亦奚足責若不敢辨斯實可罪孟陽之鞫賊不同中丞意仲游之案劫不避大帥怒皆所謂勇於義者也

符融沐枕 獄吏滌音余履

前秦符融字傳林為司隸校尉善斷獄京兆董豐將學三年而歸宿妻家是夜妻為人所殺妻兄訴豐殺之不勝楚掠遂自誣服融疑而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言

嘗夢乘馬入一水自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
中又馬左向濕寤而心悸其季切也筮者云憂
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
枕憶筮者言而皆拒之妻乃自沐以其枕眠
融曰在易坎為水為北離為馬為南馬北渡
從北而南從坎之離三爻同變離為中女坎
為中男馬左向而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
日昌字其馮昌殺之乎推驗獲昌詰之具服
與豐妻奸故謀殺豐誤中婦人出晉載上記本傳
鄭克曰按古之察獄亦多術矣卜筮怪異
皆盡心焉至誠哀矜必獲冥助是以馮昌
之罪具明而董豐之寃得釋也

宗江南大理寺嘗鞫殺人獄未得其實獄吏日
夜憂懼乃焚香懇口狠切誠也禱以求神助因夢
過枯河上高山寤而思之曰河無水乃可字
山而高乃嵩字可嵩僧名也或言崇孝寺有
僧名可嵩乃白長官下符攝之既至訊問亦
無奸狀忽見履俱渴切履屬上有墨污因問其由
云墨所濺使脫視之乃墨塗也復詰之僧色
動遂滌去其墨即見血痕以此鞫之僧乃服

罪

見吳叔校理
秘閣閑談

鄭克曰。按可嵩事與馮昌類矣。然未見奸
狀時。若不著血汚之履。將何以覈其奸乎。
蓋獲真助。如蕭儼禱神而雷震牛死。非智
等所及也。和凝嘗曰。索誠齋戒。祈獲祐於
上穹。銳意典墳。思有得於邃深。雖遠也。古兼
此二者。用以折獄。諒無難矣。

宗裔卷

音絀

高防校

音教也

王蜀時有許宗裔守劍州。部民被盜。燈下識
之。迨曉告官。捕獲一人。所收贓物。惟絲絢音

也。絲絢。絢。純而已。宗裔引問。縲囚。訴冤。稱是本

家物。與被盜人。互有詞說。乃命取兩家。縲絲

車。以絲絢量其大小。與囚家車。軒車也。同

又問。絢。純。卷時。胎心。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

瓦子。因令相對。開示之。見杏核。與囚款。同於

是。被盜人服。妄認之罪。巡捕吏當榜決之。棄

指顧之間。便雪冤枉。

周世宗時。高防知蔡州。部民王義為賊所劫。

捕得五人。繫獄窮治。贓仗已具。將加極刑。防

疑其枉。取贓閱之。名義問所失衫袴。是一端。

布否曰然防令校其幅尺廣狹踈密不同囚
乃稱寬問何故服罪曰不任捶楚求速死耳
居數日獲本賊而五人乃免防歸本朝終於
尚書左丞見本傳

鄭克曰按防校布事與許宗裔驗賊術同
然所獲衫袴本非真贓若其不幸而踈密
廣狹如一則奈何苟於情理有可疑者雖
贓證符合亦未宜遽決雍熙中邵曄為輔切
諫議為蓬州錄事參軍知州楊全性率而
悍音汗部民十三人被誣為劫盜悉寘于

大辟曄察其枉曰請再劾不聽乃取一人
棄市餘械送闕下次日果得正賊全坐削
籍為民曄賜緋魚袋授光祿寺丞景德中
梁顥內翰知開封府時開封縣尉張易捕
盜八人獄成坐流既決乃獲真盜御史臺
劾問得實官吏皆坐貶責此乃但憑贓證
不察情理而遽決之者也蓋贓或非真證
或非實惟以情理察之然後不致枉濫可
不謹哉

江分表裏 章辨朱墨

云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因給音死

之曰我為若稅免若役隣人喜刻其稅歸之

名於洪氏踰二十年且偽為券夫願切券以

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于縣縣令江某郎中

取紙積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

如一偽也訊之果服江乃備州開化人今失其名事見李泰伯主簿

所撰墓志

侍御章頴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

世為偽契奪族人田又不能辨轉運使委頴

驗治頴曰券墨浮朱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

之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

更命知益州華陽縣黃夢松覆案亦無所異

黃用此名為監察御史頴乃坐不即具獄不

州監酒見本傳頴以景祐二年使虜來于道

鄭克曰按偽券之姦世多有之巧詐百端

不可勝察著以二事亦足以鑒也

胡質集隣高柔察色

魏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東莞音官魯士

盧顯為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此士無讎而

有少妻所以死乎悉集其隣居少年有書吏

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

伏罪

出本傳

鄭克曰按高柔知竇禮無讎而與人交錢物所以死也故察得焦子文胡質知盧顯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也故察得李若夫人之相殺害者苟無讎恨善不因財則是因色推此二者足以得其人矣然所以察之者皆不過色與癖之間亦惟聰明故不可欺也

魏高柔為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

以為沒身其妻盈氏及男女稱冤自訟莫有

省者乃詣廷尉柔問何以知夫亡盈氏泣對

曰夫非輕狹古巧切不顧室家者又問汝夫

不與人有讎乎曰夫良善與人無讎汝夫不

與人交錢物乎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求

不得時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召問所坐語

次問曾舉人錢否對曰單貧不敢舉人錢察

其色動遂復問汝曾舉竇禮錢何言否耶子

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詰之曰汝已殺竇

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服罪

出本傳

鄭克曰按慝音忒也與奸異者奸必巧詐慝
唯隱諱如釘殺其夫而云遭火燒死是巧
詐也如舉竇禮錢而云單貧不敢是隱諱
也禮近出不還疑為人所殺故首問其讎
次問交錢物者嘗出錢與焦子文而求不
得或緣嫌恨以致此禍於是察其色動辭
對不次則隱諱之情得矣故詰之服罪是
善察慝者也

蔣常覘嫗 思彥集兒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魏

州王衛揚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
以取王衛刀殺逖音踢其刀却內音納鞘中正等
不知覺也至明店人趁正等拔刀血甚狼籍
囚禁正等拷訊苦痛遂自誣服上疑之差御
史蔣常復推至則總追店人年十五以上者
集為人數不足且放散唯留一老嫗年八十
餘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人
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即記
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云使人作何推問
如是三日並是此人因總集男女三百餘人

就中喚出與老嫗語者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逖妻奸殺逖具實奏之勅賜常綵二百匹遷侍御史

鄭克曰按李崇用譎鈞慝蔣常用譎察賊而皆能釋冤斯無惡於譎矣

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刃而汗訊掠已伏思彥疑之晨集童兒凡數百暮乃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之者乎皆曰有之即物色其人而訊之於是果獲真盜見唐書本傳

鄭克曰按此亦用譎獲賊而冤乃釋但不若蔣常獨留一嫗密覘問者為精密耳

劉相鄰證 韓參乳醫

丞相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為券及鄰人死即逐其子訟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戶鈔為驗沆下黨詰之曰若田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始為券時嘗問鄰人乎其人固多在可取為證尹氏不能對遂伏罪見本傳

鄭克曰。按賣田問鄰成券會鄰古法也。使
當時法不存。則將何以覈其姦乎。近年有
司苟取小快。遂改此法。未之思歟。嘗聞
參政韓億知洋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
其嫂。因誣其子為異姓。以專其貲。嫂歷訴于
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
億視舊牘。但未曾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
黨。以乳醫視之。衆乃無辭。其冤遂白。見本傳

鄭克曰。按昔人嘗云。推事有兩。一察情。一
據證。固當兼用之也。然證有難憑者。則不
若察情。可以中其肺腑之隱。情有難見者。
則不若據證。可以屈其口舌之爭。兩者迭
用。各適其宜也。彼誣其子為他姓者。所引
之證。想亦非一。獨未嘗引乳醫。則其情可
見矣。故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既有以中
其肺腑之隱。又有以屈其口舌之爭。則衆
無以為辭。而冤遂辨。不亦宜乎。

袁滋鑄金 孫寶秤散

唐李沂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因耨豆
田。得馬蹄金一瓮。送縣為令者。慮公藏主

守不謹而實之私室翌音戈。明日也。日開視之則

皆土塊耳。以狀聞府遣掾案之。不能有明証

服換金初云藏之糞土。被入竊去。後云投之

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為

換金無疑矣。府中宴集。語及此事。咸共嗟嘆

時袁滋在幕府。獨俛首無語。沂公詰之。滋曰

某疑此事有枉。勉乃移獄。就府俾滋鞫實。滋

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二

農夫。以巨竹昇音余。對舉也。至縣。乃於別肆索金

依土塊形狀。鎔瀉。校量始秤。其半已及三百

斤。計其總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輿。即是在路

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群情大豁。邑宰獲

雪。出唐韞劇談錄。又見唐書本傳。

漢孫寶為京兆尹。有賣餽散者。今之餽餅也

偶與村民相逢於都市。擊落餽餅。盡碎。民認

填五十枚。賣者堅言三百枚。因致喧爭。至太

守之前。引問無以證明。寶令別買餽餅一枚

秤見分兩。乃都秤碎者。紐折立見元數。眾皆

嘆服。賣者乃服虛誑之罪。

鄭克曰。按魏太祖時。孫權致巨象。欲知其

斤重訪之群下。莫能出其理。鄧哀王冲方
數歲。請置象大船之上。刻水痕。所至而秤
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與秤餼散上聲之理同
矣。寶以餼散一枚之重。校碎者之重。而枚
數立見。冲以載象所至之痕。校秤物之痕。
而斤重可知。皆其智有餘也。夫片言可以
折獄者。何其為入信服。至於如此哉。蓋以
智有餘而言中理。故爾欺詐之慝。以此為
證。而不可諱矣。彼焉得不服耶。是故片言
可以折獄也。

程簿舊錢 王璩故簡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鄠音戶縣主簿。民有
借兄之宅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
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顥音浩曰。此易
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
年。遣吏取一千視之。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
年。則徧天下。此錢乃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
鑄何也。其人遂伏。見程伊川所撰行狀

鄭克曰。按旁求證佐。或有偽也。直取錢驗
斯為實矣。彼言地中藏錢。是其父所藏者。

取錢驗之。皆古錢也。又豈能選擇古錢藏之耶。以此為證。妄訴明矣。是故其人不敢不服也。

寺丞王璩嘗為襄州中廩令。有賊入。以訊不得情。偶於賊橐中得故簡而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為賊所掠者。賊即引伏不爾。幾脫。見王珪所撰墓誌

鄭克曰。按此非智筭所及。偶然得之耳。亦可見璩之治獄能盡其心。獄之鞫情有賴於證也。歐陽曄以右肋之傷為證。而毆殺者。辭窮。王璩以橐中之簡為證。而劫掠者。情得。證愿之術焉。可忽諸。

公綽破柩元膺擒擧車也

柳氏叙訓云。柳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歲險鄰境尤甚。有齊衰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為津吏所過。公綽即命軍候擒其人。破其柩。皆實以稻米。蓋葬於歉歲。不應併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

鄭克曰。按此雖非劫取者。而與元膺搜擧事頗相類也。然議者謂以閉糶非羨不足

為法。今但取其明察。慮有他姦。故著為察賊之鑿耳。

唐呂元膺字景夫。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

阜。瞰也。俯瞰切。視原野。忽見有喪。輿駐道左。男

子五人。衰服而隨。公曰。遠葬則汰。近葬則省。

此決奸黨為詐也。因令左右搜索之。棺中皆

兵刃。乃曰。欲謀過江掠貨。故假為喪。輿使渡

我者不疑耳。公令劾之。更有同黨數十。已期

集於彼岸。併擒以付法。

柳寃瘖奴

主扣

音口。擊也。

狂嫗

唐柳渾為江西觀察使判官。僧有夜飲。失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於觀察使魏少游。趣訊其僧。僧乃首伏。見唐書柳渾本傳。

鄭克曰。按僧飲酒失火。二罪俱發。而謂失

火者瘖奴耳。且掩其飲酒之迹也。若非軍

候受財不詰。則此獄豈難辨乎。惟上下相

蒙。不以獄事為意。故莫之辨耳。渾與祐甫

一代英賢。而白其寃。少游能聽用之。故趣

訊僧云。斯亦可稱也。

大卿王罕。知潭州時。有狂嫗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從騎多屏逐之。罕至復出訴。左右欲逐之。罕乃令引歸聽事。叩階徐問。嫗雖言語雜亂。然時有可采者。乃其始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家貲。妾盡據之。累訴不直。因恚於睡切。而狂罕為直。其事盡以家貲與之。見涑水記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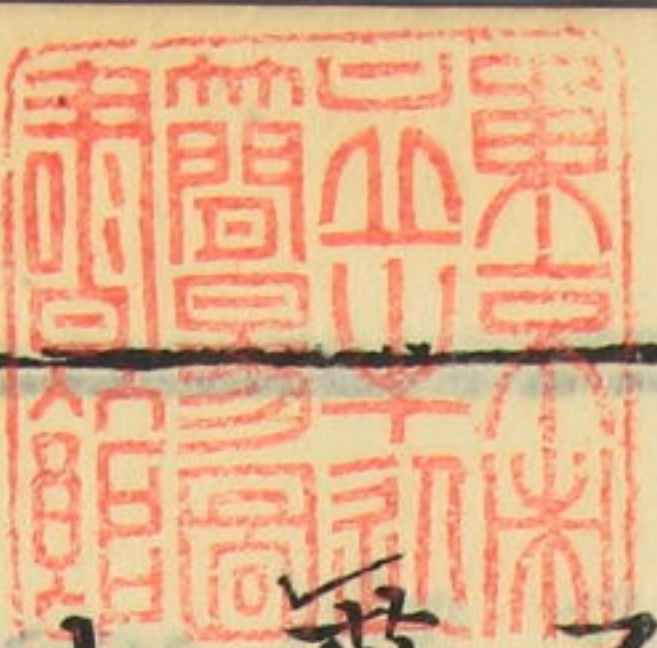
李公驗樺音舉即樺柳也

王臻辨葛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時。有鬪者。甲強而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召使前。以自指捏之。曰。乙真而甲偽也。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樺柳。以葉塗肌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梧也。部西六切。杖亦作捧。傷者水洗不落。但毆傷者血聚。則硬而偽者不然。南公乃以此辨之也。聞之士林

鄭克曰。按鬪毆之訟。以傷為證。而有此偽。豈可不辨。故特著焉。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音民。東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鬪。即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耶。吏曰。傷無甚也。臻以為疑。反訊。



告者乃得其實見本傳

鄭克曰。按賈昌齡少卿初為饒州浮梁尉。其俗輕死。與人有怨。往往先食野葛以誣。怨者昌齡輒能辨究之。與臻問傷類矣。是皆深察者也。

穎知子盜 孫料兄殺

郎中歐陽穎知欽許及州富家有盜啓其藏

捕又不獲有司苦之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

子械付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

自誣及取其所盜物乃信見歐陽脩所撰墓誌

孫長卿侍郎知和州民有訴弟為人所殺者

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也汝家

幾人曰唯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

也豈將併有其貲乎按之果然矣見王珪撰墓誌

鄭克曰按奸人之匿情作偽者或聽其聲

而知之或視其色而知之或詰其辭而知

之或訊其事而知之蓋以此四者得其情

矣故奸偽之人莫能欺也然苟非明於察

奸之術則亦焉能與於此哉

郭躬明誤 希亮救亡

後漢郭躬以郡吏辟公府時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以躬明法律召入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誤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囚與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音紙也均也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帝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帝稱善遷躬廷尉正出後漢本傳

鄭克曰按深文峻法務為苛寒歌切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君子不逆詐蓋惡其未流決至於此爾傳稱躬之典理官也決獄斷刑依於矜慈故世傳法律而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積善之慶不其甚歟

陳希亮大卿為開封府司錄時有青州男子趙守上言元昊決反坐責為文學參軍福州安置明年果反守自訟而所部不受亡至京

師執政令劾以在官無故去法希亮奏乞以
宇所上封事付有司即其言驗不當加責由
是得釋見本傳

鄭克曰按此論其狀則宇為文學參軍福
州安置而亡至京師劾以在官無故亡法
可也論其情則宇豈無故亡哉本坐言元
昊反而責之今果反矣尚何劾焉希亮可
謂能捨狀以探情也

商原詐服曲竇阻免喪

晉商仲堪為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
父沒詐服縗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商
曰原此法意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
事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今欽生父母終
沒此特誕妄之過遂免死出晉書

鄭克曰按昔人稱郭躬推已以議物捨狀
以探情夫推已以議物者恕也捨狀以探
情者忠也仲堪亦庶幾焉苟非用心忠恕
欽生棄市決矣此皆俗吏所不能者也

唐竇參初為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
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於睡切赴井死參當

兄弟重辟。衆請侯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出唐書本傳

鄭克曰：按唐制，縣令許決死罪，參爲尉時，殆攝行，令事歟。北軍之衆屯於奉先，請爲其父持喪，以緩其刑。蓋欲賂中官以倖免耳。參駁正其說而亟決之，乃爲此也。

薛綯互爭符盜竝走

前漢時臨淮有一人持縑入市，值雨以縑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因互爭縑，共訴於太守薛宜。宜乃呼騎吏

斷縑各與其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太守之賜

其縑，主乃稱冤不已。宜知其狀，詰之伏罪。宣

字頁君出風俗通

鄭克曰：按此與黃霸抱兒之術同也。薛宜用於斷所爭之綯，于仲文用於傷所認之牛，以其事異而理同，故爾。後有善摘姦者，則霸之術猶可用也。

前秦符融爲冀州牧，有一老母日暮遇劫盜，行人爲母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並走，先出奉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

後至者汝即盜也。其發奸擿伏如此，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為盜若善走，則決不被行人所獲。以此測之，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載記本傳

鄭克曰：按薛顏大卿知江寧府，邏者晝劫

入，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叱，昌栗切也。

曰：爾盜也。械之果服，頗亦類此。蓋辨誣之

術，惟博聞深察，不可欺惑，乃能精焉。丙吉

所謂博聞也。孫亮所謂深察也。符融驗走

而得其實，薛顏視色而得其情，皆可謂察

之深而辨之明矣。

蕭儼疑檢震牛懷武用狗

南唐昇元格：盜物及三緡者，死。廬陵豪民曝

薄輶切。日出而曬也。衣失新潔，衾服直數十千，村落僻

遠，人罕經行，以為其鄰盜之。鄰人不勝楚掠，

遂自誣服，詰其贓物，即云散鬻於市，無從追

究。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以聞，先主命負

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佇雪冤枉。至郡

之日，天氣晴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

家，震死一牛，剖其腹而得所失物，乃是為牛

所敢

徒濫切

猶未消潰也

出鄭文寶南唐遺事

鄭克曰按此非智筭所及蓋獲冥助爾實

衣至誠哀矜之效也

王蜀時有蕭懷武者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公私動靜即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臂腋也腋音亦肘悉其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郭崇韜入蜀乃族誅之是使察奸慝而反為奸慝者也見成都古

文成括書

郎簡校券

唐張鷟泥音為河陽尉有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而元執之堅張乃取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元是汝書即云不是即云非元曰非去括即是元告牒先決五十又括古活切包四詐為馮忱詩任切書內二字以問之元乃曰是及去括即詐書也元於是服罪

鄭克曰按鷟蓋已知其誣而欲使之服故

括字以覈其奸問書以證其慝斯不可隱諱矣亦安得不服乎

侍郎郎簡知賓州有掾吏死子幼贅之丙切

壻偽為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

訴于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

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婚乃伏罪

見本傳

鄭克曰按此所以覈其奸者以舊案校偽

券而弗類也

孝肅杖吏

周相收掾

俞絹切官屬也

包拯副樞知開封府杖吏號為嚴明有民犯

法罪當杖脊吏受賂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

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當與汝分罪汝決

杖我亦決杖既而拯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

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呵之曰但受脊

杖出去何用多言拯謂其招權拯吏於庭杖

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公知以此折吏

勢不知乃為所賣也

見沈括筆談

邵克曰按此蓋防其招權不防其見賣也

六抵察奸不可有意吏果招權杖之可矣

矯枉過正遂寬囚罪為彼窺測以至見賣失在有意折吏之勢也然則善察奸者可

不鑒於此哉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名陵侯相廷掾憚紆嚴

明欲損其威乃晨取道傍死人斷其手足立

于寺門紆音廷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

人共笑語狀陰察視口眼中有縮芒乃密問

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唯有廷掾耳又

問鈴下曰外頗有疑吾與死人共笑語者否

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訊之具服出後漢書

鄭克曰按紆視口眼有縮芒者跡也若與

死人共語者譎也以跡推覈其事以譎發

擿其情乃復密問以相參考而姦人得矣

又曰紆察死人狀而得縮芒音亡草端也焉因

以求為姦之迹是覈姦者也與死人語而

使疑怪焉因以動懷姦之心是擿姦者也

覈姦以正擿姦以譎此其所以異也

方偕主名 宋文墨迹

方偕大卿為御史臺推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駝神獄又

不決詔借就鞫之。借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尚多無恙。其事遂白。見天聖名臣傳

鄭克曰：按王珪丞相撰唐介參政暮誌言

介為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鉅有貲，吏數

色角切。類也。以事動之，既不厭所求，乃言其家

歲殺入祀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

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介治縣

有能名，命更訊之。介按劾無他狀，合怒以

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

獄于澧州，已而不異。介所劾其後，州吏皆

坐罪去。借以活死者，得官。介終不自言，惟

借使告人，具疏主名，辨誣之術，有足取者

故特著之。

宋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與徐湛之許耀謝

綜、范曄謀立彭城王義康，湛之上表告狀，詔

收綜等，並欵服。唯曄不首，頻詔窮治，乃言熙

先苟誣引臣，文帝以曄所造及改立符檄，伏

切。以木簡為書。墨迹示之，乃服罪。出南史范泰傳，曄其子也。

陳議捍取 胡爭竊食

陳奉古主客通判，貝州時有率執盜者，其母

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什之地明日死以卒屬
吏論為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今人
取之法當得捍捍也音汗衛而死乃以鬪論是
守者不得主盜也殘一不辜而為剽奪生事
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見王向
作墓誌

鄭克曰按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
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
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率雖弱
不得輒與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
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鬪而實非鬪若
以鬪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
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奈何歸咎於法
蓋用法者謬耳

胡向少卿初為袁州司理參軍有人竊食而
主者擊殺之郡論以死向爭之曰法當杖郡
將不聽至請于朝乃如向議見呂大防
鄭克曰以各分言之則被擊者竊食之盜
也擊之者典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則與
凡人相毆異矣登時擊殺罪不至死可也

然須擊者本無殺意避迨致死乃坐杖罪
或用刃或絕時或殘毀則是意在於殺法
所不許也又當原其情理豈可一槩科斷

殊盡心君子亦宜察焉
主者總持之權情必原向在之日去當其殺
時向少味所成乘此日駐參軍直人與身而
蓋因去當焉

崇陰比事卷中

必圖論長不五容分未取都野出奉古難
或於野奪而解其非必圖而實我圖

